



湖头条

杨艳梅

烟火正好

我喜欢烟火,一点点地璀璨,也一点点地散发出人间情意,缠绵着尘世的好与欢喜。是这烟火,化四两为千金地让似水流年走下去、走下去……童话里是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生活,真实中我们一天天变得老起来。头发也变得少了,眼角有了淡淡鱼尾纹,懂得选择沉默——只觉得灿烂的生活到底只是刹那,一生只活在灿烂中,总会烧死的。我所应该要的是一粥一饭的素常日子。

家里也养了几盆素常的小花儿,略微叫得上名字:蝴蝶兰、朱顶红、金边吊兰和金心吊兰、泰国香草以及学生怀鑫毕业时赠送的观音竹。我养花绝对可以说是门外汉,甚至暑假回大理的时候,也仅仅是把它们移至洗手间。家里能盛水的器皿都盛满了,散放在四周。

放假归来,蝴蝶兰粗绿狭长的叶子枯萎不少,但根部倔强地绿着。朱顶红和吊兰家族绿意相通,聊得甚是火热。香草冷艳地裸露着自己的脖颈,褪去了自己的翡翠,决绝地傲然挺立。观音竹卓立一旁,倾国倾城。是的,所养的花儿里,钟情的是她。不食烟火,可烟火荡涤了她的容颜,还有她的心。望之,风烟俱净。

为家人做了这么多年的素常小菜,心里不觉有些得意。即便家人都在,配料备齐,各色菜等切好,也会等我下班回家烹炒。友人不解。这岂不是太累?而家人岂不更显娇懒?只有自己明白,大理菜式、开封菜式、信阳菜式不同味道的调和,在家里只有我懂,只有我能搭配。偶尔,我也会让家人的舌尖翘个弯儿,尝尝楚地的湘菜。浏阳蒸菜简直就是火辣而温婉的湘女,只合一口,便能念念难忘至今。我所自创的清蒸茄鱼就是在想念浏阳蒸菜时的妙手偶得。家人和友人不绝口的点赞,使我愈发地自鸣起来。

简媃以为,我们应该有一种雅量接受厨房,它是一间屋子里最煽情且充满肉欲的地方。这位台湾文坛上的

老女孩儿始终坚持用一瓶高粱酒炖蹄髈,炒一把大蒜,并且还要发狂地散下整株新鲜茼蒿与骄傲的肉桂叶。如此烹调法,像极了她那毫无章法且不愿被宰割的人生。这分明是最有烟火气的女子啊!谁说的,女人沾染了烟火气就俗了?谁规定喝红酒一定要用优雅的高脚杯,用陶瓷的大碗一样可以喝出醉人的美丽。

多年了,一直痴迷买书、藏书和读书。书柜满了,就委置于地,散乱而有序。好友出发到伊宁前,寄来一批书,我欣喜若狂地迎至家中,一副郑重的样子好像正在迎娶自己的新娘。不错,有许多的书自买来就被束之高阁,但遇到喜欢的书,依然不问贵贱,一律收在囊中。已经没法坐在阳台上淡淡地看李渔写如何温饱后调剂无聊的生活,就连坐在沙发上安静地读几则《世说新语》里的玄言清语都是一种太大的奢侈。

我只有在守着鸡蛋煮熟和豆浆滚开的间隙里愉快地读上几篇,或者早自习在书声朗朗中忘情地陶醉一把。甚至,直接将书带进卫生间,而且我带进去的必定是所偏爱的一等一的好书。在家里如此,就是到了办公室也延续了这一习惯。那一刻,什么健康,什么书香,统统抛在脑后。就这么读,有什么不好?

每天下班回家,都需途经菜市场。混乱嘈杂不堪,喇叭声、喊叫声、吵嚷声沸反盈天、不绝于耳。汽油味、煤气味、烤肉味扑面而来,直直地钻进鼻里、肺里、胃里。我安之若素,与之浑然一体。左手提的包里放着教材和喜欢的书籍,右手掂着一个兜又一个兜:土豆、番茄、花菜、葱姜茼蒿蒜……行不多远,便能看到一排绿杨,深处,即是我家。

想象有一天如果不教学了,就开家私房菜馆。一定要带雅间以供客人读书,门前一定要有很大很大的广场,每天放或轻柔或劲爆的音乐,然后,有很多漂亮的女人跳舞。

菜馆的名字嘛,就叫烟火记。



品时空

夜游响堂山

陈显国

好一把竖琴
就架在老家下马河的山上
当夜阑人静时
踩着五线谱似的幽径
和着习习的晚风
弹奏一曲夜幕下的交响

蟋蟀在草丛下低吟
秋蝉在密林中高唱
只有片片落叶为我伴舞
方显些诗人的豪迈

只可惜呀
我不是一个勤奋的演奏家
偶尔光顾
深情地吸一口芳菲的空气
陡然神清气爽
这,哪里是山哟
分明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一座音乐殿堂

接受你的观赏
见证你的欢畅
让每一位亲近的人
个个变得气宇轩昂

即使是百年苍松
也焕发着新的容光
谁不想赏尽天下美景
快把心底的秘密
告诉远方……

姐姐我没有遇见你

付东洋

今夜我路过一座座城市和村庄
路过河流和平原
你在的城市里秋意浓重
那是遗弃在阳光中的一座城

平原上黄昏醉人
今夜我将拥有一切
但是姐姐啊
我唯一不能拥有的是
和你喝一碗高粱酒
醉了以后希望你忘掉所有的忧愁

夜晚我遇见一朵花的凋谢
遇见黑暗里行走的女人
遇见月亮
但是姐姐啊
我没有遇见你

你的心事是一朵含羞的花
在没有月亮的晚上
盛开
然后独自凋零
就像你不轻易藏在心里的秘密

姐姐啊
今夜要是遇见你
我们端着你的心事一起喝醉
在故乡的土地上沉沉地酣睡
让那心事开出一朵莲花

